



# 朱厚澤

# 轟開封閉的山門重炮

省報老總編劉學洙追憶二任省委書記(一)



朱厚澤是早已聞名海内外、受人尊敬的歷史人物，然而他以黔籍貴州省委書記的身份，在上世紀80年代為貴州改革開放作出的貢獻，在貴州發展史上留下的印記，似乎鮮為人知。這裡，我想主要講述一些自己親見親知的二三事，以饗讀者。

## 鼓吹商品經濟的「修正主義分子」

朱厚澤是貴州省織金縣人，那是著名的「烏蒙磅礴走泥丸」的烏蒙山脈區域。1930年1月16日，生於省會貴陽。他的80歲人生，頭55年在貴陽度過，後25年在北京。年輕時他參加中共地下黨，成為中共貴陽特別支部的重要骨幹和負責人。1949年貴州解放後，他以本省地下黨後起之秀，才華出眾，年輕能幹，脫穎而出，活躍於建國初期貴州各項工作的前台，做過許多實際工作，包括思想文化與工業經濟工作。1964年，正當朱厚澤在中共貴陽市委宣傳部長任上的時候，「四清」（清思想、清政治、清經濟、清組織）的暴風雨驟至，他被打成「修正主義分子」，開除黨籍下放農村勞動。其主要罪名是鼓吹商品經濟理論。可笑的是，說他攻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一個「綱籐」證據，是他作報告時說：「莫非買棺材、買花園也要計劃嗎？」其實，朱厚澤是我國最早主張發展商品經濟的覺醒者之一，而他那時只是蛰居山溝的地方中層幹部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，朱厚澤的擢升是時代的必然。2009年，老前輩李銳在《深深懷念朱厚澤同志》一文中寫道：「1982年胡耀邦同志就厚澤情況說過這樣的話：事情都有兩重性，十多年不工作（指從「四清」到復出），是荒廢了，但意志的鍛煉，思想的開放，也是豐收的十年。」

## 不要「一刀切」「一條鞭趕」

朱厚澤主張貴州的事情一定要從本省的實際出發，中央精神要結合貴州實際貫徹執行，反對無異議的照搬照套。記得，1985年我國經濟出現某種「過熱」問題，中央加強宏觀調控，有些建設項目和企業要下馬，強調「令行禁止」，省內外一片「剎車」聲。朱厚澤與我談宣傳報道工作時說，報紙不能刮風，要保持穩定性、連續性。比如「令行禁止」，要弄清什麼是中央改革開放的總號令，什麼是一時一地的具體指令。他比劃著手勢說：像水龍頭一樣，水大了要關小些，但不要關死總關。應該是哪個龍頭漏水就關哪個，不要「一刀切」、「一條鞭趕」，來個全體「急剎車」。後來我得知，他這個觀點還給各地縣書記打過招呼。他認為：「落後國家、落後地區，一旦從長期高度集權的行政命令經濟體制下鬆動開來，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，經濟增長的百分比看上去高一點，這不僅是正常的，而且是必然的。實踐一再證明是如此。但是過去這麼多年，每到這時，就會有人跑出來指責，還會弄出一些「一刀切」的什麼措施來。我對這種事，向來不大贊成，也不隱瞞自己的觀點。」正是在這個想法下，那年省委開過全省傳達部署經濟調控（實際是收縮）會議結束的當天中午，朱厚澤立即通知把參加會議的地縣書記留下，就「政治工作要具有什麼樣的精神狀態」為內容，專門單獨開了半天會，朱講了話。事後池必卿找到朱，直截了當問「剛散會，怎麼又開會？」朱厚澤如實向池說明：「經濟調整就要貫徹下去了，我佈置一下政治工作。我的想法是，全國性的調整措施，地方也無可奈何，但我們貴州這樣的落後地區，許多宏觀指標並未突破，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，保持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，力爭發展得好一點，快一點嘛。」池聽了只說一句「可要謹慎」。當然，朱厚澤這樣做，完全是擔心下面又來個「大剎車」。對此良苦用心，池必卿是理解的。

## 想大問題 出大思路

朱厚澤當上貴州省委書記後，憑他對家鄉這塊土地熾熱的愛和深深了解，對貴州的改革開放和建設有著深邃思考與獨到見解。這裡，可以講講我親歷的一些情況。1984年1月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貴州，4號那天，在花溪碧雲賓館與西南四省市主要負責人討論西南開發戰略問題。會議開得生動活潑。在分析各省特點時，胡耀邦問：像你們貴州這樣，能源這麼豐富，有色、黑色金屬資源這麼豐富，全國有哪些地方可以比？東北有沒有？華東沒有，華北呢？當場一時未有人回答。朱厚澤見狀，從容不迫，以簡潔明確語言答道：「貴州資源是綜合的，能源、有色、黑色匹配在一起，是綜合優勢。」耀邦聽了很高興，說：「對了！就是要有這個概念。別的地方某項資源很突出，但不匹配，能源、有色、黑色綜合在一起，可能西南第一。要把眼光放在這上面，要提請中央注意這個特點。」



1985年夏，全國人大文教委員會副主任，人民日報原社長胡績偉（右）來黔考察，與時任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（左）在貴陽會晤，時任貴州日報總編劉學洙（中）陪同。

朱厚澤不像本地有些幹部，老是強調貴州窮，要求中央照顧，就貴州論貴州。他總是從全局看貴州。還是那次座談會，5號那天，耀邦提出不發達地區開發問題，朱厚澤有一段精要發言。他說：「青藏高原、長江中下游平原，雲貴川處在它們的中間階梯。雲貴川對平原是能源資源的支撐。再往上階梯開發，雲貴川又是立足點。把這個中間階梯放在戰略要點上，非常重要。從生態講，也要抓長江、珠江上游的生態保護。最近二、三十年長江總流量下降近一半。幹流支流都要開發，應先開發支流。幹流開發了，而支流生態沒有解決，不能保護幹流。先開發支流，資金也可以少些。要從支撐華東、中南著眼考慮雲貴川問題。」

他的這一席發言，出口成章，層層遞進，視野廣闊，很有吸引力，上述文字是我當場筆記下來的，現在看這段紀錄，無需整理，便是文章。記得當年話音一落，就博得四川楊汝岱、重慶廖伯康等共鳴認同，耀邦也即予以肯定。朱厚澤在這兒，打的不是「貴州牌」，而是「中華牌」。這是他的全局思維。

1984年冬，在中央建立經濟特區和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的決策啟示下，朱厚澤聯繫貴州實際作了更前瞻性的思考。當時，中央辦公廳領導來貴州調研，朱厚澤與他談起試建資源開發型內陸開發區的設想。中辦領導說：沿海開放後，向淺內陸地區作縱深部署，使沿海加工貿易與內陸資源開發聯動發展，

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性問題。隨後朱厚澤用一千多文，概括地把黔中地區的區位條件、資源蘊藏、經濟基礎和建立黔中資源開發型內陸開放區的設想，寫成建議信，經省委常委討論，報送中央。中央有關領導要求進一步具體化，突出若干重點項目。後因厚澤調京，此事未繼續。

「抓住黔中」與「放開前沿」是朱厚澤兩相聯繫的發展貴州思路。「抓住黔中」就是要緊緊抓住以貴陽為中心（包括遵義、安順、都勻、凱里和六盤水等城市）現有的能源、冶金、化工、機械集團企業和三大軍工基地的改革、調整和轉型，面向市場以發揮現有企業的潛力；就是緊緊抓住烏江流域的水電梯級開發及沿岸的煤、鐵、鋁、磷礦產資源開發，以求得貴州的更大發展。

「放開前沿」就是堅決轉變傳統觀念，按照自然地理的流域方向和社會經濟的商品流向，讓全沿邊各縣，「變邊沿為前沿」，獨立自主面向川、湘、桂、滇等省市，面向長江、洞庭湖和珠江流域，放手向外發展商品市場經濟聯繫，把山區的資源開發活躍起來，讓邊、山、少、窮的農村和邊民富裕起來。有一次，朱厚澤與我談這個問題，他打了個生動的比方：赤水進長江才五十五公里，而貴陽進長江要五百公里，你說誰是中心？不要有那麼多封建宗法觀念嘛！說你那地方是屬於我的，非要赤水人把竹子一下扛到貴陽來，何必呢？黔東南木材，就依清水江順流而下到洞庭湖去不好麼？不要什麼都由省裡管得死死死的。當年我們報紙開辟了一個《黔邊行》專欄，發了100期，反映前沿各縣的開放情況和存在問題，朱厚澤曾把專欄匯集本送給來黔考察的胡啓立。

## 到養雞專業戶家拜年

朱厚澤到省委工作，先是二把手，協助池必卿抓常務工作。在池必卿領導下，那期間全省農業改革已著先鞭，要求城鄉改革協調推進。在這新形勢下，貴州與沿海地區差距也進一步凸現出來。沿海城鄉具有從晚清開放通商的百年傳統，有發展商品經濟的較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。而貴州，尤其邊遠農村，則基本上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商品經濟極不發育的原始狀態。一旦農民從捆綁自己手脚的「一大二公」體制下解放出來，商品生產經營的劣勢就明顯暴露出來。城市經濟舊體制的弊端也更加顯現。朱厚澤長期從事工業與城市管理的工作，對那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與城鄉二元結構痼疾有很深的體會。面對新形勢，他開始思考著更深層次與更高層面的改革問題。當時，池必卿提出：「包幹到戶後要有新的得心應手之作」，我們《貴州日報》曾以此為題發過社論。朱厚澤對我說：農民種什麼，什麼時候種，莫非還要你總編寫社論催耕催種嗎？原來，他心中已醞釀成熟一個思路，就是在繼續穩定包幹到戶責任制的同時，要把領導工作的注意力轉向對農村專業戶和鄉鎮企業的扶持，推動農村專業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發育與發展。他曾繪聲繪色地向我描述貴州邊遠山區農民缺乏商品交換的觀念，家裏雞蛋多了，把它放在路邊，自己躲在寨口看過路人揀走雞蛋，留下錢，才跑出來把錢取回家。這不是笑話，而是那時貴州窮鄉僻壤的現實。

報紙上發社論，做通欄新聞標題，大聲疾呼。報紙還發了一系列言論、新聞報道，支持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。比如《二販手是二郎神》（此語是胡耀邦視察貴州時說的）、《為「棄農經商」正名》、《長途販運不是投機倒把》等等。朱厚澤還跑到養雞專業戶家拜年，與市長李萬祿一同和他們合照，把照片登在貴州日報一版頭條，題為「立此存照」。可見，當年扶植農民發展商品經濟之良苦用心。

1984年夏末，在省委全委擴大會上，朱厚澤代表省委作了一個貴州省經濟體制改革指導思想的口頭報告，題為《統一認識，自覺推進全面改革的發展》。沒有事先弄出幾十條、百把條文件，著重講思路，講觀點，他沒有寫出書面發言稿，一講就講了幾個鐘頭，全場兩三百省內各級主要領導幹部聽得津津有味，全神貫注。講完後，必卿即席發言，我發覺必卿很動情，他說厚澤講得好，是很動了腦筋的，讓我來講，不一定講得這麼好。我覺得池的話不是官場客套，而是作為一位長者的由衷喜悅。我印象特別深的是，厚澤在報告中用了四句話：「放權簡政，激活細胞，橫向聯繫，服務協調」，每句話都敞開闡述，而觀點集中到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的不可避免、不可逾越，城鄉改革又如何適應新形勢。那次省委全會，沒有事先拿出照搬照套的文件，沒有把精力放在摳字眼、摳條文，而重在理清思路，在方向性問題上求得領導層大體達成共識，所以反映比較好。實際上為此後貫徹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正式決定，在思路上作了先導性的準備。



貴陽鳳凰山朱厚澤墓地，背景岩石為石刻「山之骨」。